

# 中產階級如何看現屆政府施政？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呂大樂教授

究竟中產階級會如何評價現屆（梁振英政府）特區政府施政，這是不易回答的問題。之所以不易回答，主要原因是現屆政府的施政並沒有特別針對中產的需要與期望，既不存在選舉承諾未有兌現，亦未有期望與實際工作出現落差的問題。中產階級從來沒有特別擁護梁振英政府，同時也沒有嘗試高調的站在特區政府的對立面，所以很難說在過去四年多裡，中產對政府的態度是否出現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嚴格來說，中產對現屆特區政府既不特別友善，在各個階級中也不是最多批評的一個。事實上，現屆特區政府與中產階級不會給人太多聯想，兩者之間沒有怎樣理會對方。當然，彼此之間不算是完全不理會對方，但基本上也沒有太多互動。中產階級與現屆特區政府施政，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

我們或者需要明白，所謂爭取中產階級支持，又或者照顧中產利益，往往只是公共領域上、新聞媒體裡關於政府表現的討論話題，多於實際上中產的集體訴求或政府的施政重點。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中產階級在就業、收入、生活條件等方面均有優勢，其處境一般而言屬「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他們的處境或會發生事先難以預見的狀況（例如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不單出現「負資產」的問題，而且勞動市場出現調整，令中產階級一向較為穩定的生活起了變化），令他們突然緊張起來。但在一般日子裡，中產傾向相對地安份。

他們當然也有不滿，但較少聚焦為政策上的倡議；他們並非沒有政治或政策訴求，不過其具體內容通常有別於我們平常習慣的政策議題。舉例：中產階級家庭肯定十分重視子女教育，而且對這方面很有意見，可是他們的要求及期望，一般來說並非公營部門或個別政府政策略作調整所能滿足。他們對子女升學的期望，不一定是在本地大學取得學位，而是希望放眼全球，進入更有名氣和更有競爭優勢的學府。對於這類期望，公共政策實在難以回應和滿足。事實上，對中產階級而言，他們也不想見到政府透過干預，忽然令競爭變為開放，影響他們原來擁有的優勢。我想說的是，中產期望得到的東西，具體而言是要取得較一般人通過公營部門或政府資助系統所享受的服務以上更好的安排。他們有時或者會微言幾句，說交了稅卻沒有取得甚麼社會服務，但其實他們又不會情願加稅擴充社會服務，從而有更多機會在眾多政府服務裡收回自己所付出的。在教育、醫療、安老等不同方面，他們當然期望能夠在可負擔的範圍內，得到不用長期輪候、有選擇的、和相對地高質素的服務。他們的煩惱是很多時候，公營部門和市場兩者都無法回應或滿足其需要及期望。

社會上、新聞媒體上偶有討論中產階級與政府施政這個題目，細看一下，不難發現其真正關心的議題，其實不是中產階級，而是希望能夠擠身中產的準中產階級。現屆特區政府施政頗為諷刺的其中一點，是儘管花盡氣力去增加土地供應和多建住屋，但樓價仍持續高企不下，更創出歷史新高，對解決準中產的置業需要和期望，現屆政府的房屋政策究竟有多大效果，實屬疑問。對於早已擁有物業的中產階級來說，雖然他們本身亦不一定認為房地產市場發燒是一件好事，但資產持續快速升值，已成為了他們對抗薪金升幅追不上財富增值的其中一種方法。於是，他們對於限買的做法（例如「港人港地」的構思）會積極回應嗎？現實的情況並不見得如此。

從某個角度來看，中產階級對很多政策的態度都是頗為曖昧的。一方面，這是中產階級的基本性格：他們既是建制的一部分，但有時也會嘗試從整體利益來考慮問題。另一方面，現屆政府的某些工作（例如扶貧），主要仍只是一些補救措施，尚未伸延至更全面去處理再分配的問題，對中產未有帶來很大的衝擊。到下屆政府主動或被動地更全面和有系統的處理社會福利及再分配的問題時，利益計算和矛盾才會更為貼身，到時中產階級的態度很可能不再曖昧、模糊，顯露其較為保守的立場。不過，在此以前，中產階級在好些公眾議題上，仍然保持低調沉默的態度。

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裡，我們是否可以說，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是缺席居多？在宏觀層面上，中產階級沒有很具體的訴求。很多時，他們只求整體社會環境維持穩定，只要政府不要推出太多擾人的政策，讓他們私下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中產便不會有很強烈的意見。作為中產階級，他們擁有的資源相對豐富，較其他階層更能運用個人的手段，以應付問題。只要大致上掌握遊戲的規則，他們便有把握想好應對策略，並且早作安排，未來還是可以在自己控制的範圍之內。如果制度環境大致上穩定，亦有著高度的確定性，中產不會焦慮不安；就算制度內有很多安排不盡如其意，他們亦不會太多意見。在風平浪靜的環境裡，中產的角色並不顯眼。

論政治環境，過去四五年較為混亂。由立法會議事堂上的「拉布」、言語衝突、以至推推撞撞，到社會上矛盾與衝突的尖銳化（反國教、雨傘運動及農曆新年旺角騷動等），都引起中產的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產階級對新的政治秩序及生態環境的看法，並非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中產階級內部的不一致性，反映出整個社會上的政治分歧（或處於很多觀察者所形容的社會撕裂狀態）。正如上述提及，中產階級既是建制的一部分，有其保守的面向，但與此同時，亦由於他們相信制度建設，當中不少人重視民主、自由等概念，及這些概念對香港社會的價值。究竟如何理解與分析這種內部不一致性的特徵，目前還未有定論。有論者認為，這是中產階級中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專業人士、經理人的不同取向，專業界別有較多的政治參與訴求，而經理人則較為實際，盡量避免衝突。也有論者認為，香港跟內地今時今日的經濟整合，為中產內部不同行業及職業的人士，提供頗為不同的好處，而並不是人人同樣受惠的新經濟格局。中產階級內部利益的不一致性只會愈來愈明顯，而他們不同的政治訴求，亦會隨之顯現出來。當然，也有論者指出，近年中產階級對抗爭政治的態度分歧，

涉及行動者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及其所採取的行動觸及中產對制度秩序的看法。以上各種看法，可謂各有其社會觀察的基礎，但又似乎未能呈現出中產階級最為緊張的，是哪些政治變化。目前較為肯定的是，在中產當中，屬「藍絲」的有之，支持「黃絲」的亦為數不少。

但屬「藍絲」陣營的，便支持現屆特區政府嗎？當中關係也不見得是如此直接。「藍絲」中產不少是對「黃絲」的反動，覺得他們熟悉的社會秩序受到重大衝擊；他們不一定覺得現屆特區政府在管治及處理政治分歧上的表現令人滿意。好些「藍絲」中產甚至會覺得，現屆政府亦傾向以對抗來面對抗爭政治，以至整個社會沒有甚麼迴轉的空間。至於「黃絲」中產，則不用多說，肯定對現屆特區政府有很強烈的意見，認為政府非換屆不可。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明白，為何梁振英先生宣佈無意爭取連任特首後，在一般中產階級人士的社交圈子中，普遍出現一種「鬆一口氣」的情緒。他們未必相信替換政府能解決很多重大問題以至矛盾，但至少政府與社會之間彼此對立且失去互信的關係，或有機會緩和一下。下一屆特區政府要與香港社會修補關係，談何容易；但對中產階級來說，稍作休息，提高一下社會制度及秩序的穩定性與確定性，總較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持續緊張，會稍為好一點。對下屆特區政府，繼續觀察，關係屬友善還是對立，現在言之尚早。